

· 长篇小说 ·

# 地力

陈谷一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乡村土地》三部曲

第二部

地力

陈谷一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力/陈谷一 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7

ISBN 7—5034—1588—6

I.地… II.陈…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6095 号

## 地 力

责任编辑:杨玉文

---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北京空研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开

印 张:11.3 字数:289 千字

印 数:10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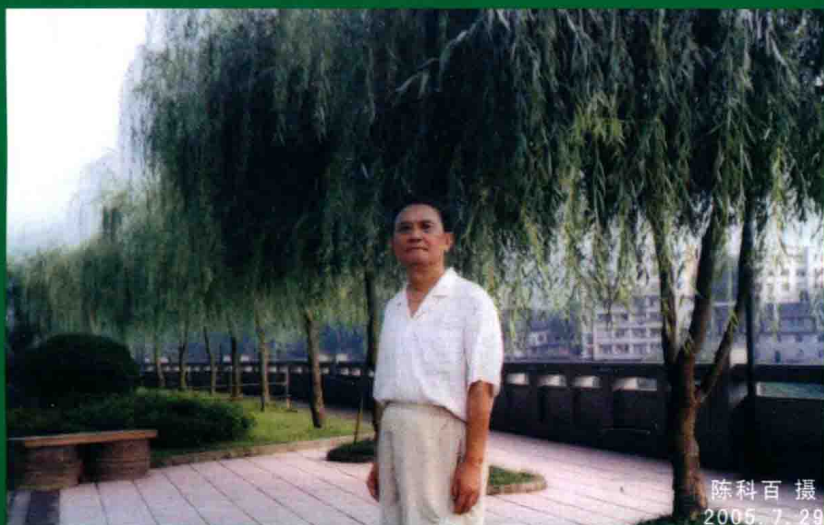
版 次: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9.80 元

---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陈谷一，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贵州赤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级作家。早年写诗，出版五本诗集。近年专力小说创作，已出版《情缘》、《地债》、《芳年》、《沉雷》、《祸水》、《我们相遇》等长篇小说。获过多种奖励。其长篇小说《地债》和《情缘》分别获贵州省人民政府首届文学奖和遵义市人民政府文艺奖。

## 内 容 提 要

《地力》是作家陈谷一创作的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土地三部曲”第二部（第一部《地债》，2000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01年获贵州省人民政府文学创作奖），它反映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的生存状态，着重描写这一时期以土地为中心事件的农村改革，在努力解决农民温饱时，却又出现了干部贪污腐化、名目繁多的税费下农民不堪重负等让广大农民心焦齿切的问题。

小说从樟树坪大队党支部书记古耕的“后院起火”写起，写他女儿古克芳与他的“天下百业农为本”对抗，提出“要得富，农业兼着生意做”，在村里第一个离家出走去城里经商，并由此带动了一批青年农民向往城市。此后，村里开始乱了，老支书死后，村里更乱了，寡妇与刚提拔上来的青年领导干部通奸，老光棍进城玩女人……城市文化向乡村逼近，构成了这部小说另一个内容。

小说从农民与土地的哲学思考入手，真实地揭示农民当时的生存状态，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众多令人难忘的农民形象，准确地描绘出社会转型期农民心情的苦闷、可喜的觉悟和逐渐的成熟，读后令人悲喜交集，心潮难平。

# 黔北农村变革的画卷

## ——序长篇小说《地力》

石永言

我认识陈谷一，大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我们都在写作新诗。于是，在贵州省或遵义地区召开的一些诗歌集会上，我俩频有邂逅。休息的时候，便凑在一块，三言两语，交谈一下彼此的境况或写诗的感受。当时留给我的印象，陈谷一是个朴实而无浮泛之人。

文学的沧桑，后来各种文学活动便稀少起来，几近于无。因此，见着陈谷一的机会便少了。加之，他居住遵义西北角之赤水，交通好像有些不便，而我去赤水的机会也不多，故见面的机会便寥若晨星。但彼此的情况，总还是会知道一些。

渐渐地，他离开诗歌，写起小说来，而且是长篇小说，一本接着一本。而我呢，不知是何缘故，也与朝思暮想的诗歌“离婚”，写起历史题材的长篇纪实小说来。这是我俩相同的地方，何其相似。不同的是，我没有他那样的勤奋，没有他那样的高产。因此，暗地里相当佩服他对写作长篇小说的执著。当接到他寄赠的一部部作品，便油然而升起一种敬意来。

记得2003年春夏之交，我随遵义市人大的几个同志有事去了一趟赤水。由于时间紧，没有时间去见谷一，便托赤水的同志捎信给他。晚上，谷一便到我下榻的地方来看我，聊了很长一段时间，

其中谈到他正在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我深为他写作的勤奋而感佩。

长篇小说的写作，不是一件轻易的事，需要积累，包括文学与生活两个方面。基于陈谷一生长在农村，至今也没脱离农村，应该说，他对农村生活是比较熟悉的。他目睹农村生活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作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见证人，于是，他便忙不迭地将农村变革中的许许多多人与事，一一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我没有那样的生活，故无论如何也写不出那样的作品来。从这一点来说，“创作源于生活”一点不假。陈谷一的创作，实践了这个朴素真理，故取得较好的成就。

《地力》这部小说，反映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以土地为中心事件的重大变革里发生的种种问题与涌现的种种现象，揭示出农民在这一划时代变革中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矛盾、苦恼、奋进。《地力》作为“乡村土地三部曲”之二，与陈谷一第一部《地债》及其他几部描写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一样，这部作品，展开了黔北一幅农村变革的画卷，而所揭示的问题，比此前出版的几部作品，还要深刻有力一些，我们不能不为他高兴。

陈谷一的作品，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平。不然，他的长篇小说《地债》不会获得贵州省文学创作奖。其作品结构自然，语言朴实无华，简洁，很少文饰，颇具黔北特色，《地力》依然保持了这一优势。当看到陈谷一的长篇小说一部接着一部出版，时常引起我的思索：在现而今文学创作没人管没人过问处于游兵散勇的年代，是什么，刺激他这么强烈的创作欲？为他带来这么浓郁的兴趣，真有点不可思议！特别是在出书难的今天。以致，当陈谷一在《地力》出版之际，来电话要我为此书写几句话，我没有推诿，因为被他的写作所感动。

2005年5月30日遵义杨柳街寓所

## 第一章

---

古家出事了！

古家出事那天，雪落得很大，樟树坪盖上了一层白茫茫的雪。那白得像米粑样的雪，泡酥酥的，不但白天亮得耀眼，就是晚上没有月亮，可整个村子仍然明晃晃的像大白天一样。

那天早上，樟树坪静悄悄的什么声音也没有，只能偶尔听到三两声树木的枝桠被积雪压断的响声。在这种天气，又在黎明时候，没有人想到古克芳要走，连她父亲古耕也没有想到。那时，古耕已经起来了。他起床时，樟树坪的庄稼人还没有睡醒。因为心里烦躁，他便悄悄地走到火塘边，拿烧火棍子拨火塘里谷壳埋起的柴火，一拨，“呼”地一声冒出了殷红的火焰。他拉条板凳坐下，拿起一张焦干的旱烟叶子，放在嘴边哈哈气，然后掐成几节，卷了一个烟卷儿装进竹筒筒烟杆，伸到火焰上点燃，狠叭了一口，一阵呼呼声烟雾进喉，又三股烟雾分别从两个鼻孔和嘴里出来。有点过瘾了！他才一边慢吞吞吐着烟雾，一边思考着女儿古克芳与她母亲陆九芸吵架的事儿。

昨天晚上，克芳与娘吵了一阵。娘劝女儿，说农民日子好过了，一天比一天好呢，不要出去了。克芳不同意娘的意见，列举出十几



个例子,想以这些事例说服娘。母女俩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吵时,古耕坐在火塘边叭烟。他没有吭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他认为政治思想工作急躁不得,女儿心情不好,明几个女儿心情好点,他再同她说这个方面的事;另一方面是克芳同她娘谈话时举出的事例,说出了当今社会的现实问题,其中几件事说得有道理。如何在这些问题上说服女儿,他得想想。

也许古耕惊动了九芸,她在古耕起床以后,她也起床到火塘边,嘟着嘴,气耸耸地坐在那里。

“你这么早起来干啥?”古耕借着塘火的光亮,看着她。

陆九芸揉揉惺忪的睡眼,不高兴地说道:“问我?还是问你自己吧。”不等古耕答话,又说:“为你那宝贝女儿呗。”

从她这句“你那宝贝女儿”,古耕明白妻子的意思:克芳是他前妻牛彩生的,她只是克芳的后妈而已。

古耕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莫非我说得不对吗?”听到丈夫叹气,九芸忍不住问道。

古耕没有吭声,不想同她说已经过去了的事。

“我们做后妈的,命苦啊!”她说,提高了嗓音。

古耕知道妻子在发克芳的气,接下来是克芳走出屋来,母女俩今几个早上又要争吵,不由得沉下脸,两道眉毛拧成了两个疙瘩。

“小人记仇,君子报恩。”古耕小声劝道,“你看你哟,当妈的恨成那个样子……”

“我恨吗?你说话要实事求是,你……是大队支部书记呀!”

古耕瞟了她一眼,从鼻孔里嗤嗤笑了两声。

“你别阴阳怪气的!”陆九芸说,她受不了男人的嘲弄,两只手把头发往脑后一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有话便说,有屁便放,一根肠子连通屁眼儿。我结婚到你古家时,我多大?克芳多大?她三岁那年,我还没有嫁到你古家,当时闹粮荒,是我从城里弄来碎

米喂她的。我不喂她，有她这条命吗？还有，九岁那年，她生病，我守她三天两夜……”

“她又要骂女儿忘恩负义了。”古耕心里说着，站了起来。他站起，是听到村里什么地方有响动。他转过脸，看堂屋门的缝隙，深夜门外那种白晃晃的雪光，这会儿已透过门的缝隙亮进房里来。

啊，天已经亮了。

古耕不想听九芸唠叨，打开堂屋门，去柴棚抱柴烧火煮早饭。他去一会儿就回来了，向她着急地说道：

“你还在吵啥呀！克芳已经走了……”

“你说啥？”陆九芸一惊，从火塘边站了起来。

“克芳已经走了！”

陆九芸走过去推着古克芳住的那间屋子的房门：

“克芳！克芳……”

“她的屋子的窗开着，她已经翻出窗子走了。”

古耕又去了柴棚，克芳房间的窗子，就在柴棚旁边。古耕从窗子翻进了女儿的房间，去打开了通向堂屋的房门。陆九芸见门开了，就走了进去，但房里那有女儿克芳呢？

九芸和古耕打量着屋内，平常十分整洁的房间，现在棉被在床上拥成一堆，好像她穿上衣服，拿了要用的东西，匆匆忙忙就走。那几本书，平常有条不紊地摆在桌上，现在不见啦。衣柜门大开着，放在柜里的衣服，凡合她心意的，她已经拿走了。

陆九芸紧张起来。她望着古耕，用眼神问他这事怎么办呢？

古耕心里窝着火！但这时候埋怨她，跟她发脾气，夫妻俩要怄气的。古耕摸了一下被窝，还热和着，说明克芳才走一会儿。他没有吭声，走进堂屋，去火塘边穿雨靴。九芸问：“你要去追她回来吗？”古耕说：“我估计她这会儿还没走出樟树坪。”九芸说：“我去吧，你在家，克仲还没睡醒呢。”古耕同意她去，说：“你去不要同她

吵呀。”九芸说：“不用你教，我懂！”古耕想，解铃还须系铃人！

陆九芸走出门时，古耕送到门口再次提醒她注意社会影响，不要吵得一个村子的人都晓得这事。她白了古耕一眼，“我不傻！”

堂屋门外是一片白晃晃的雪。路上的雪和原野的雪连成一片，路道不怎么好分辨。陆九芸小跑着，雨靴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从她家的房檐下开始，她一直紧跟着克芳留下的脚印走。她尽可能把步子迈大点迈快点。她要抓紧时间追回克芳，她想，女儿还没走出樟树坪吧？

陆九芸追到观音庙了，这儿是村子的中心，大队办公室设在这里。她见克芳鞋印向前边去了，又追，一直追到河嘴上。这儿有很多树木，树下是一座四合头瓦房。三十多年前，恶霸地主邢麻子曾经住过这里。解放后搞“土地改革”，把河嘴上的房子分给了贫苦农民，住着姓田姓尹等几家人。

陆九芸见雪地上的脚印混乱不清，她想克芳可能走进了这河嘴上的某户人家，她走进了哪一家呢？

田大明的堂屋门开着，尹黑牛的灶房门开着，其他几家的门也开着，庄稼人起床了，就是冬天也没有睡懒觉的习惯。每家的烟囱冒着烟，都在煮早饭。房下烧着火，温度传上去，瓦上的积雪融化了一点儿。房檐不见滴水，那些夏天房檐边长着的小草，它的枯茎变成了一根根白亮亮的冰凌棍儿垂吊下来。

一只松鼠在香樟树的枝桠间跳来跃去，抖落下一些雪团儿，掉在陆九芸的颈窝里，冷得她尖叫了一声！在这宁静的清晨，她突然发出的叫声便格外的响亮，正在田家房里摆谈的几个人，被她一下子“叫”出门来。

田大明一边说九芸早啊，一边笑了：

“大伙正说你们家呢，你就来了。”

陆九芸知道，他们在议论克芳。她脸面有点抹不开，脸不禁烧

热起来。她还没有开口,大家七嘴八舌告诉她,说她女儿克芳路过门外,被他们看见了,大家拉住她,但她不听劝,她硬上船走了。

虽然下雪,赤水河没有结冰,还在通航。如果进县城,前几年要去石坝场才有船。而今小轮船沿河停靠,樟树坪便有一个停靠点,往来船只就停靠在河嘴上房子下边的沱湾里。

想到女儿走了,有理说不清,陆九芸气得哭了!

邓云莲说:“你急啥?克芳去几天要回来的。”

陆九芸说:“克芳看不起农村,她不在乡下安家。”

邓云莲说:“莫非城里就是遍地黄金等你捡呀,就那么过得安逸吗?我才不相信哩!俗话说,命中该耍猴,怕你嫁到城里头!”

邓云莲是高山姑娘,文化低,见识少,这句话本不该说的,但她偏偏出口了。它象一根鞭子,无意之间抽打了陆九芸一下!

田大慧恨邓云莲一眼,“你胡说啥呀!”

从年龄说,田大慧比陆九芸大几岁,比邓云莲大十几岁。陆九芸那段婚史,邓云莲不知道,田大慧却完全清楚。陆九芸二十二岁那年嫁到了城里,嫁给一个叫“小辉”的小伙子。但她嫁到城里了,她乡下的户籍却迁不去。那时户籍政策规定:孩子跟随着母亲,母亲户籍在那儿,孩子户籍便在那儿。这就注定了九芸和小辉将来有了孩子,那孩子的户籍要在樟树坪,下一代人要在樟树坪当农民。婆婆嫌“农二哥”儿媳了!后来,陆九芸在吵吵闹闹中同小辉离了婚。再后来,又过了几年,九芸嫁给了古耕,做了克芳的后妈。

田大慧开导着九芸,说:“现今的社会变化可大了,不要老是翻看过去的皇历。毛主席才走几年,中央已上来了第二位领导。我家尹黑牛每次去公社开会,回来都有新思想。这几年的搞法,跟十几年前的搞法,已是两码事儿。”

尹黑牛走出门来,向田大慧说饭熟了。田大慧拉陆九芸去吃饭,拉了一阵,九芸才走进了尹家。

## 二

近两个月，村民们去古耕家找他谈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寻常事了。他们认为土地集体耕种，农民太受限制，每家自种自收多好啊！

古耕认真听大家说，至于樟树坪怎么办，他却不吭声。

有人说，古耕对下放土地心有余悸，其实并不是这样。

那一年，公安局来人通知古耕和尹黑牛去县里进学习班，他俩和全县十几个大队干部一起，软禁在公安局旁边一幢小楼里，由县委书记洪一峰和农工部长陆九帆给他们学文件，去提高认识。在学习班住了几个月，一直到毛主席逝世，才放他们回去领导社员群众搞悼念活动。

最近二、三年，上边要下头搞活经济，因而土地的集体化开始松动。公社办了三期学习班。古耕至今记得学习的内容，一次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另一次是解放思想，不要在姓“资”（资本主义）姓“社”（社会主义）问题上纠缠；最近这次是体制改革，领导说不论黄猫黑猫，要捉得到老鼠才是好猫。

古耕学习回来传达了会议精神，至于樟树坪怎么搞却是无动于衷的样子，快要搞春耕生产了，这两个领导是怎么一回事呢？

古克芳走那天，已是“雨水”后第二天。也就是说，再过十多天，就到“惊蛰”。老话说，“到了惊蛰节，耕田不停歇”，“过了惊蛰节，老牛老马硬如铁”。惊蛰一到，耕田、撒秧等春耕春播活儿便全面开始。可是，对于土地放下去，古耕和尹黑牛至今没个态度。问大队长尹黑牛，他不吭声；问支书古耕，他说不要忙嘛！

最近几天，樟树坪人为土地承包或不承包这件事着急了！

有人想去古耕家打听，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古耕任支部书记二三十年了，他干工作什么时候失误过呢？要是不问，心里又不踏实。今儿个古克芳出走，人们借口去安慰九芸，很多人就到古耕家来打听关于土地下放的消息。

古耕也知道很多人今天要来他家。九芸从河嘴上回来，古耕压着火气，同九芸商量了如何应付群众上门的对策。九芸同古耕结婚前，任过大队会计和团支部书记。在古耕面前她有时十分厉害，可是到了公共场合，到了堂层门外边，她又十分注意维护丈夫的党支部书记形象，总是给丈夫保留着“传统性”面子，很温顺，做事通情达理。在人们看来，古耕不是“软耳朵”“模范丈夫”，而她才是“模范妻子”。

第一个上古家门的，是九芸的母亲水小菊。她六十多岁。她丈夫陆泰安已经八十岁，下雪天走路不方便就没有来，由她代表丈夫来古家。九芸招呼娘到火塘边烤火，娘坐下后，九芸倒了一碗热茶递给她。水小菊年轻时当过高级社干部，知道如何说话才不得罪人。听了外孙女儿古克芳的出走情况后，水小菊对两人说了些宽心话儿。然后她以丈母娘同女婿的亲情，问古耕要不要下放土地。

“分田这件事得做了，田要再不分下去，各家各户怎么种呢？人常说：春争日，夏争时，一年农事不宜迟！”

“娘，今天要开会处理这个事了。”古耕要岳母放心。

“你是说召开社员大会吗？”水小菊问。

“是嘛！先把政策交给群众。”

“你不先开党支部会吗？”水小菊提醒说，她是党员。

“在群众会结束后，再召集党员开会。”

“他姐夫，”水小菊依着小女儿巧巧的口吻称呼古耕，“这次分田，斗争激烈，是很锻炼人的。你把几个年轻的接班人纳入里面，这能增长他们才干哩。”

“你是说康棠、巧巧他们吗？”

水小菊笑着点头。

“娘，你这意见好咧。”古耕很高兴答应了。

水小菊知道今天有很多人要来古家，要女婿女儿回避一下，下午就开会了，没必要再把精力和时间用在接待群众方面。

古耕说行，他下生产队通知开会，首先走出了堂屋大门。

九芸在古耕走后锁上门，同母亲水小菊去娘家。九芸在房后雪地里找到儿子克仲，他一身雪沫，正同小伙伴们打着雪仗，玩得很开心，但还是领着他走了。

不论是古耕还是九芸，在路上都碰见了去他们家的村民。

古耕这天上午在村里转了一圈，去河嘴上约了尹黑牛，一起到康棠家里，召开支委会具体商量的今儿个下午群众大会怎么开。

快到中午了，古耕踏着雪来到岳父家，老岳父陆泰安要见他。

古耕好多时间没来岳父家了。陆泰安见到女婿很高兴，招呼他去火塘边烤火，又给他倒茶。老岳父又去睡屋拿烟，说这包烟是儿子陆九帆拿回来的。古耕问：

“克仲他大舅啥时辰回来过？”

“他事多呢！前几天，他和他媳妇郑文洁回来呆了半天。他忙，没去看你哩。他从河嘴上尹家门外经过时，他也没进尹家门，只站在门外同田大慧说了几句话儿。他怕赶不上船，当天回不了城里！”

陆泰安那满是皱纹的脸微微笑着，用手抹了一下花白的胡子，有点为当了县官的儿子得意。

“他任县委副书记是要忙一点的。”

“九帆调工作了，去政协任主席。”

“他转为正县级了。”古耕说，把一支烟伸到火焰上点燃，狠叭了一口，从两个鼻孔和嘴巴里出来了三股烟雾。

这次陆九帆回来，向父亲说了当前的新动态。陆泰安便把儿

子九帆讲的下放土地的意思说了，另一层意思是向古耕了解樟树坪大队什么时候才分田到户。

古耕说：“今几个下午召开社员大会传达上面的政策。”

陆泰安说：“分田到户这事不能再拖了，现在离惊蛰还有十来天，下过这场雪，各家要泡谷种撒秧，要犁田了。”

古耕说：“现在分田到户正是时候。”

陆巧巧领着团员们去观音庙收拾房子不在家，水小菊在灶房煮饭，九芸帮着做菜。水小菊去火塘边取腊肉时，正听到翁婿之间的这两句对话，不由得一怔，看了古耕一眼，向陆泰安说：

“真是你猜的那个意思吗？”

陆泰安扬扬眉毛，微笑着瞟了古耕一眼。

古耕看看岳父，又看看岳母，不明白他们打的什么哑谜。

水小菊解释说：“你爸脑瓜灵哩！你这段时间不吭声，不说分田到户的事，他说你象姜太公稳坐钓鱼台哩。”

古耕说：“爸是说我久久不分田到户的原因吗？”

陆泰安笑道：“你要季节到了，才分田到户。田分到各户后，各家忙着犁田，就没有时间去闹纠纷了。”

见老岳父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古耕想，什么事也别想瞒过他老人家。他引用了时下的党委书记们常说的一句话，说：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嘛。”

陆泰安笑了：

“你还没有忘记土地改革分田到户的事呢！”

古耕又记起时下的党委书记们常说的那句话，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翁婿的话说到了一起，陆泰安乐了！他脸上放出了从心里往外快乐的光芒。

一说到分田地，古耕便想到了土地改革分田分土的情景。再



后，一九六一年搞“三包一奖”分田分土的情景更是记忆犹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要靠土地生存。为了能得到一点点土地，他们巧立名目，扩大自留地，或增加养猪饲料地。为了弄到手的几分地不退回集体，他们互相包庇，互相谦让，团结起来，共同应付上边。但是，一旦政策允许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他们互相就不谦让了，立刻转为互相争夺，为一小块田土争吵。

对于这次分田到户，古耕敢于拖延时间，正如他岳父陆泰安说的，是他坐得稳樟树坪的钓鱼台！在樟树坪，古耕有很高的威信，没有人敢和他对抗，那些曾经和他对抗的人，都一一败下阵来。

古耕早就谋划好了，要把承包水田这个事速战速决！春耕开始前把水田承包下去，是让大家得到水田就耕种，没有时间去相互闹意见，或为自己的承包水田挑肥拣瘦，或为别人的承包水田挑毛拣刺。承包工作中难免有不合理现象，那是可以调整的，只要他作为党支部书记没有起私心，他就不怕谁和他过不去！

看着古耕沉思的神情，陆泰安想到承包土地中问题不少，说：“你们开过支委会了？”

“为承包土地这件事，我们已经开过三次支委会。”

樟树坪大队党支部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支书古耕，支委是大队长尹黑牛和副大队长康棠。陆泰安因为不是党员，后边的话他没有问下去。古耕想听听老人的意见，便向陆泰安说：

“爸，这次承包土地，你有些啥看法呢？”

“人们常说，政策顺民心，百姓紧紧跟！这事大家欢迎嘛。”

“爸，你对我们大队的工作提醒提醒吧。”

“我不知你们的做法呀。”

“俗话说，一锄挖不出个井，一口吞不下个饼。我们的工作按三个步骤：第一，传达上级精神，把政策交给群众，走什么路子，由群众自己决定；第二，清查现有的水田面积，评定等级，同时处理耕